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董凝極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九十七

起庚申宋理宗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止己卯宋帝昺祥興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凡二十年

表例説

臣之樞謹按元世祖中統元年係正統之始故其勲臣封爵亦得附見至宋帝㬎降元大書元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三年例詳第五十九卷

宋

庚申

景定元年

春二月蒙古烏蘭哈達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於新生磯　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於新生磯烏蘭哈達兵至傑等濟師北還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

三月戊辰朔日食

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賈似道匿議和

魯公趙葵

改封益國公二年以江東西宣撫使除兩淮宣撫使判揚州府又改封魯國公

元

元世祖中統元年

諱呼必賚睿宗第四子建元中統歷四年改元至元至元八年始改蒙古國號曰元十三年受宋降在位又十九年壽八十

夏四月主呼必賚立　初主北還廉希憲聞額呼布格命劉太平和羅海行尚書省事於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

附

德清王高麗

奇塔特

國王王瞮卒初卓齊特瞮遣世子奇塔特子倎入材武過觀蒙古人自太留三年宗至主不遣至歷事四是蒙古朝以勞主命倎封德清歸國為郡王至高麗國主至元王以兵

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
獲俘卒厭兵上表言請
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
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
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
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白氣如匹練亘天
夏四月出內侍董宋臣於
安吉州
吳潛罷　初賈似道在漢
陽以潛移之黃州為欲
殺已衛之至是帝欲立
忠王禥為太子潛密奏
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
無陛下之福帝遂積怒
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

至度宗
咸淳二
年再見

衛公賈似道

改封肅
國公二
年以右
丞相拜
少師又
改封衛
國公至
度宗咸

得實還報時諸王哈坦
穆格塔齊爾俱會於開
平實喇亦自西域遣使
勸進惟顒呼布格不至
希憲等力言先發制人
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
不容髮宜早定大計主
然之遂即位
名實黜許衛至開平
初定官制　自太祖以來
諸事草創設官甚簡後
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
帥宣撫等官主既立大
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
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
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

十八年
再見

衛送仍
赦境內
俾遣

雍公賀賁

子永安
公僖判
司宰事
貴有材
畧善攻
戰數從
軍有功
主即位
授總管
京兆諸
軍鄂灑
卒贈司
徒追封

韓即入
賀蒙古
主即位
蒙古主
以冊印
及虎符
賜王

令侍御史沈炎劾奏且
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
潛獨不然章汝鈞乞為
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
授汝鈞正字姦謀叵測
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
軸帝從之遂罷潛奉祠
史臣曰吳潛忠亮剛
直論事雖近於訐度
宗之立謀議及之潛
以正對人臣懷顧望
為子孫地者能為斯
言哉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
將士進官有差　似道
既至詔百官郊勞如文

淳元年
再見

吳侯王
楚
封七年
卒

醴陵伯
皮龍榮
初以吏
部侍郎
封醴陵
縣男至

書省東兵柄者曰樞密
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
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
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
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
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
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
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
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
制始備
以廉希憲為陝西四川宣
撫使命商挺副之
額哷布格稱帝於和林
額哷布格聞主已立命
阿勒達爾發兵於漢北
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

雍國公
謚貞憲
子仁傑
仁宗時
卒追封
雍國公
後又追
封奉元
王

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是拜端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明殿學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士簽書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樞密院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事進封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醴陵縣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伯明年虎黄州武定諸軍都統再見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似道既相權傾中外進用羣小變更法制矣

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炣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院事

五月饒虎臣罷

佐又命劉太平和羅海狗收關中錢穀時理塔哈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理塔哈復分遣人約成都密刺卜和卓沁結奇塔特布哈同舉事額呼布格遂自立於和林

以王文統為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為左丞五月文謙罷　文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為務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陷之文謙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

戴慶炣卒以沈炎同簽書
樞密院事
熒惑入南斗　留五十餘
日
六月立忠王禥為皇太子
帝家教甚嚴太子雞
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
鳴早膳然後讀書畢其
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
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
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
坐賜茶否則為之反覆
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
明日須更覆講率為常
例
蒙古李璮寇淮安主管制

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
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
即位國家興廢止仰稅
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
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至任蠲常賦什之
四商酒稅什之二
阿勒達爾及六盤守將琿
塔哈舉兵應和林廉希
憲等擊敗斬之　劉太
平和囉海聞希憲將至
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
京兆謀為變越二日希
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
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
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

置司事李庭芝擊敗之
秋七月蒙古使郝經來修好賈似道幽之真州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蒙古主既立欲來修好因使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經至似道恐謀洩竟拘留於真州之忠勇軍營經數上書於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

云來自六盤布憲訊之盡得太平和囉海與琿塔哈等要結狀布憲遂分遣人掩捕太平和囉海等仍遣劉哈瑪爾誅密喇卜和卓於成都汪惟正誅齊塔特布哈於沁結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琿塔哈又擒蜀卒四千命將巴崇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布憲命殺太平等方出迎詔琿塔哈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勒達爾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琿塔哈合軍而南

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文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雀明道李全義詣淮東制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埸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亦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

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時諸王哈坦亦帥騎兵與巴崇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大戰於甘州東殺琿塔哈阿勒達爾關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諸罪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奏蜀商挺參知省事

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

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主在藩

郎名對甚見禮重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主皆從之

六月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為江淮經畧使

秋七月遣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如宋修好　主既立欲修好於宋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如宋文統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宋賈似

道拘畱於真州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

行交鈔法　王文統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於潁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

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麴貨等禁
冬十二月號西僧帕克斯巴為國師帕克斯巴年十五謁主於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至是尊為國師統釋教

辛酉

景定二年
春二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　帝手詔曰虎闈齒胄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

壽沙公
皮龍榮
進封醴陵縣伯二年為端明殿

中統二年
夏四月聽儒士被俘者贖為民　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驅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

東平王
巴圖爾
初從主征伐為先鋒元帥累立

高麗
國王王倎朝於蒙古倎更名禎遣世子諶奉

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祧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三月壬戌朔日食

朱熠罷

夏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

學士簽書樞密院拜參知政事進封壽沙郡公至度宗咸淳八年再見

許公

董槐

封濠梁郡公八

天下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主悅

五月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　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主納之遂相天澤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戰功憲宗崩額呼布格搆亂和琳主北還蜀已圖爾總軍務以待命主至開平即位還定都於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已圖

表聞於蒙古蒙古遣嚕磋等護愖還國禃尋遣使入謝

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院事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

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已令呂文德捃摭其罪逼世雄死達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於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蒙

年初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至是除判福州福建路安撫大使封吉國公尋改封許明年再見

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 時樞自東平宣撫召還與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主王文統患之默復於主前力言其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主不悅而罷文統益憾之乃授樞等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為不可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

爾之力也是年卒於軍成宗時追封東平王謚武靖

安肅公

張柔

自太宗憲宗時為軍民萬戶至

古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秋七月竄吳潛於循州

先是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舉劾以聞當寘於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時賈似道專政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為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飭弗悟其姦為下是詔且安置潛於潮州至是復責授化州團練使

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太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衛國子祭酒未幾衛稱疾還懷孟

是請致仕封安肅公至主至元四年再見

濟南公

六月宋將劉整以瀘州降

整驍將也既得之由是盡得宋事虛實

張榮

榮濟南人太祖時授山東行尚書省兼兵馬都

冬十月主擊額哷布格於實默圖敗走之　主以額哷布格違命自將討之與戰於實默圖之地

徙循州
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
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
宣撫使　興以劉整叛
移檄討之會蒙古成都
經畧使劉元振將兵來
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
晝夜急攻幾陷其城未
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
城合擊興大敗退走詔
以興妒功啓戎罷任鐫
職以文德為四川宣撫
使
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
事
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

諸王哈坦等殺其兵三
千人塔齊爾分道奮擊
大破之追北五十里主
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
蹙之其部將多降額呼
布格北遁主引還

元帥知
濟南府
事主即
位封濟
南公致
仕卒子
七人長
邦傑襲
爵孫四
十人宏
襲邦傑
爵

向士壁　先是似道欲汚衊一時閫臣且怨士壁嘗侮已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壁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壁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宣撫自

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徙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卯而棄干城豈可闕於鄰國遂得免徵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冬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

沈炎罷

十二月以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兼知臨安府

江萬里罷　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雖俛仰容默為之用然性峭直臨

壬戌

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

景定三年

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給緡錢百萬建第於集芳園就置家廟

呂文德復瀘州　劉整率所部入朝於蒙古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為江安軍

二月皮龍榮罷　龍榮伉直不肯降志於賈似道故罷

資公焯

皇孫授容州觀察使封資國公卒贈保靜軍節度使廣國公

齊王李

中統三年

春正月修孔子廟

江淮大都督李璮以京東叛降宋二月王文統伏誅　璮自主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主而自為完繕益兵計至是名其子彥簡於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戍兵以連海

燕王珍戩

主嫡子始封至元十年再見

廣寧王

高麗

遣使朝貢於蒙古

安南

國王陳日煚以蒙古烏蘭哈達

臨安饑　詔賑恤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於客次王不得已見馬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衆

蒙古李璮以京東來歸詔封璮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　改漣水為安

璮李全之子也以漣海三城叛蒙古來歸獻京東郡縣詔授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

三城歸宋文統使其子蕘通好於璮事覺殺之

夏四月李璮陷淄州命丞相史天澤討之圍濟南

璮襲益都遂陷淄州主命諸王哈必齊總諸道兵討璮復命天澤往詔諸將皆受節度天澤至濟南謂哈必齊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

卓多

伊蘇布哈子以推戴功封廣寧王見伯勒格台傳

秦公哈瑪爾

太宗時授都總

既還乃反國傳位於子光昺遣使告宋且貢象二宋封光昺為安南王加日煚為安南大王光昺又遣人請降於蒙古乞三年

東州

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李壇復淄州　壇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

五月馬光祖罷

蒙古史天澤圍李壇於濟南六月遣提刑青陽夢炎將兵救之不至而還

封陳光昺為安南王

故相吳潛暴卒於循州　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

王蒙古遣將討壇壇見殺

許公吳潛

潛改封許國公四年卒

晉寧公

徐清叟

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秋八月復取濟南斬李壇

以董文炳為山東經略使

初李壇有沂漣兩軍二萬人勇而善戰哈必

管萬戶統西京河東陝西諸軍萬戶至是命兼成都路軍民經略使時瀘州被圍哈瑪爾已屬疾猶親督轉輸不輟左右諫

一貢蒙古亦加封冊　按宋史安南傳作陳威晃元史安南傳作光昺今從元史

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
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
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
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
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
之潛既殁似道歸罪宗
申貶之以塞外議仍許
潛歸葬
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
秋八月蒙古陷濟南李璮
死之　蒙古主命史樞
阿珠各將兵赴濟南璮
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
北兵邀擊璮退保城史
天澤命築環圍璮自是
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

封十四
年卒謚
忠簡

許公董
槐
改封二
年卒謚
文清
槐論事
慷慨自
方諸葛
亮周瑜
父永遇

齊既破李璮乃以分配曰國事
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方急以
殺二千人言於哈必齊此死無
曰彼為璮所脅耳向天憾遂卒
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累贈太
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傅追封
哈必齊從之時山東尚秦國公
未靖主以文炳為經畧謚忠惠
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子十二
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人元振
衛召璮故將吏撫諭於元禮顯
庭下山東以安
九月以阿珠為征南都元
帥　詔曰前遣使於宋
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
圖反啓邊釁諸大臣皆

勢處抵城下呼壇叟將田都帥者曰反者壇耳其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絕城降壇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為食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為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明日蒙古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

冬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

槐嚴聞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非願也槐心愧乃益自推抑學於輔廣廣難其善學槐居官言事

以南征為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至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

冬十月命阿哈瑪特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哈瑪特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欲每事得

事

十一月竄丁大全於新州道死　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盃酒間游訴大全陰拓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為變廣西經畧朱禩孫聞於朝詔改竄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賈似道諷禩孫殺之禩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於水而死

無所隱意在於格君心之非而不為容悅每有所奏帝輒稱善

丹陽公

丁大全

進封五年竄新州未幾卒於道

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親莅之乎主然之

寧海伯

葉夢鼎

以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寧海伯明年再見

癸亥

景定四年

臨海公中統四年

秦公阿高麗

春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以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宓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食不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今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

葉夢鼎

封寧海伯二年以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又以明堂恩進封臨海郡公至度宗咸淳五年再見

春正月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樞上言比年以來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荅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耳

勒楚爾

初隸太祖子察罕台部以善射名太宗即位尊察罕台為皇兄以阿勒楚爾為元帥自太宗至主阿勒楚爾屢有戰

國王王植是年凡三遣使入貢於蒙古

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
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
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
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
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
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
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
有餘矣帝從之詔買公
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
提領通判陳訔為簡閱
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
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
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
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
歸經孫嘗舉陳茂濂至
是為公田官分司嘉興

主納之　功至是
三月始建太廟　初國俗卒仁宗
祭祀之禮割牲奠馬湩延祐元
以巫祝致辭主既立始年追封
設位於中書省用登歌秦國公
樂尋命製祭器法服至謚武宣
是建太廟於燕京定烈子十人
祖太祖太宗卓沁察罕徹爾國
台睿宗定宗憲宗為八寶最知
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名國寶
夜歲以為常　至主至
夏四月陞開平府為上都元四年
秋七月以廉希憲為中書再見
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
事　希憲在秦蜀凡宋
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

營公高

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唯謹似道首以巳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

其糧北人仕於南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璮反降人費寅譖希憲制關中得民心又得商挺為之輔修城治兵潛蓄異志王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皁隸僮僕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黜陟遷轉法

天錫故營國公宣之子也天錫事主潛邸甚見親幸至是授燕京諸路鄂囉總管累官兵部尚書卒後贈太保追封

是朝野無敢言者
三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鼎簽書院事
夏六月論買公田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初買官田猶有抑强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千緡者亦就此價償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度牒告身

主從之

營國公諡莊懿子諒後亦以兵部尚書卒追封營國公諡宣靖

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准千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爲功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於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

敵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秋七月置榷場於樊城

蒙古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遣使至鄂請於呂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為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逼南

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耳

甲子

景定五年

春三月增公田官於平江諸路　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秋租

王堅　封六年卒謚忠壯

清水伯至元元年

秋七月額哷布格自歸於上都主釋不治其黨布拉噶等伏誅　額哷布格自實默圖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玉隴哈什等三人及其謀臣布拉噶托里齊托果斯等來歸主以諸王皆太

高麗

國王王禃朝於蒙古尋即還國

安南

國王陳光昺遣

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

租之裔並釋不問惟誅布拉噶等

八月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翰林承旨王鶚言秉忠久侍藩邸參密謀定大計積有忠勤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主即日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言凡燕間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為名臣

入都於燕　劉秉忠請定都於燕主從之詔營城

使入貢於宋宋不受仍厚賚以獎恭順

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
換於田主其禍尤慘
何夢然罷
夏五月以楊棟參知政事
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
姚希得同簽書院事
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
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
去位詔勉留之　彗星
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
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
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
直言臺諫士庶皆上書
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
怨所致於是似道上書
力辨乞避位帝曰言事

池及宫室仍號為中都
改元大赦
冬十一月以阿哈瑪特為中
書平章政事阿哈瑪特
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
有鐵冶請興鼓鑄之利
乃括戶三千興煽之歲
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
又以太原民煑小鹽越
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
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
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
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
諸色兵民鈞出其賦至
是罷左右部居中書主
嘉阿哈瑪特之能超拜平

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
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
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
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
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
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
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
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
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
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
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
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
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
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
公論頓沮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

章政事

於遠州　葉李蕭規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捃摭以罪黥配李於漳州規於汀州

楊棟免　棟以彗為蚩尤旗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彗星凡歷五十餘日始滅

九月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於興國軍　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事為問目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

有開刻枋得怨望賸誇大不敬詔竄之

行經界推排法　賈似道請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作銀關　賈似道以物貴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每一准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如賈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於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楮益賤

冬十月帝崩太子㬎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

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於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竊弄威福相爲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兵連禍結境土日蹙良由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貿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王安石而尊濂

洛表章朱氏丕變士習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功自帝始焉廟號曰理其殆庶乎

乙丑

度宗皇帝咸淳元年

諱禥太祖十一世孫福王與芮之子理宗之姪理宗立為太子在位十年壽五十三

春正月辛未朔日食

二月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爚簽書院事

臨川王乃裕

帝兄初以少保保寧軍節度使致仕至是卒追

至元二年

秋八月以安圖為中書右丞相冬十月命許衡議省事衡辭不許　安圖穆呼哩四世孫年二十一矣主以其幼未更事名許衡於懷孟俾議中書省事衡至以疾辭主不許安圖親候其館與

高麗

國王王禃遣弟珣入貢於蒙古自是終世祖三十一年入貢者

三月葬理宗皇帝於永穆陵

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麤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

封臨川郡王

魏公賈似道

改封衛國公六年拜太師又改封魏國公至帝㬎德祐元年丙

見

語良久既還念之累日

凡三十有六

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闕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

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院事

冬十一月以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丙寅

咸淳二年

春正月以李可爲監察御史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賈似道

冀公趙

癸　改封魯國公七

至元三年

春二月以宋子貞爲中書平章政事　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爲之一變主謀南侵

北平王

諾木歡　主第四子始封

安南

國王陳光昺遣使如宋賀登位

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江萬里罷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

年以少傅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又改封冀國公卒謚忠靖

癸少從李璮為有用之學與凡范俱有志事功既老

子貞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殺脇從者弗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主頗悔用子貞之晚入中書未幾致仕卒

秋七月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　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主在潘邸聞之名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皆武弁

至十九年再見

獻方物

廣平王

阿嚕圖　故廣平王博爾濟四世孫以知樞密院事襲封至順帝至正十一年再見

日本

先是高麗人趙彝等言於蒙古主曰日本國可通擇可奉使者至是命兵部侍郎哈達等充國

咸淳三年

對王夫人頗知書帝語
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
積慚怒謀逐萬里萬里
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
政殿大學士奉祠
夏四月姚希得王爚罷
五月以王爚參知政事留
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包
恢簽書院事　恢所至
以嚴為治破豪猾去姦
吏治蠱獄政聲赫然

福王與

而衛國
之志不
衰蓋武
臣之傑
出者也

至元四年

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
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須
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
任其責者主然之呼其
字而不名既即位以為
河東南北路宣撫使遂
入議政

雲南王

安南

信使持
書至國
諭國王
通問結
好

高麗

蒙古遣
使日本
詔國王
導去使
至其國

春正月立皇后全氏 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於王事理宗以母故常名后入宮問曰爾父沒於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興之語大臣曰全氏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納為太子妃

帝釋菜於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又升顓孫師於十哲追封雍

芮

帝本生父也嗣封榮王二十七年以太師判太宗正事改封福王主榮王祀至帝㬎德祐二年降元北遷

春正月許衡謝病還懷孟 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古今立國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

和克齊

主第五子始封卒年無考至十七年子額森特穆爾襲爵

武都王

莽吉蘇

初為斷事官主

國王陳光昺遣使入貢於蒙古

百濟

遣使朝於蒙古

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二月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卧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於

吉公程元鳳封新安公十五年拜少師右丞相進封吉國公明年再見

合沙公

常挺

所謂省也其三曰為君難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也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予此踐言之難也人之情僞有險有易有衆有寡未易使之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

欲用為丞相固辭至是卒謚敏惠武宗時追封武都王改謚智敏子九人多至大官

非吉蘇世居北庭年十五盡通本國書

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怨於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安置於建昌軍籍錄其家

以吏部尚書封合沙郡公拜參知政事明年再見

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人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而名之命之汎如厮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或用其言而復

太祖名見大悅以援憲宗復事主於潛邸日見親用憲宗崩恭吉蘇劉主即帝位由是眷顧益重恭吉蘇剛嚴謹信蚤居帷幄

三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葉夢鼎參知政事王爚知樞密院事常挺簽書院事元鳳爚尋罷　賈似道恐元鳳侵權諷陳宜中劾罷之

夏五月丁丑朔日食

六月以馬光祖參知政事

秋八月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

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　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𢙟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己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

使小人參之賢者俱不屑也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況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毆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庾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

謀議世莫得聞梁公國寶故秦公阿勢楚兩子為蒙古漢軍元帥兼文州吐蕃萬戶府達魯噶齊卒後追封

不為陳自强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强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

以馬夢炎為樞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

冬十一月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

十二月以吕文煥知襄陽府

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書至萬餘言大約以大學修身為之本主嘉納之衡多病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

冬十二月城白河口整言於主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强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珠與整經畧襄陽阿珠

梁國公謚忠定子世榮世延

國寶治文州有善政時扶州諸羌未附劉國寶宣上威德諸羌酋長皆歸款

蔡公張

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宋呂文煥懼遣人以蠟書告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曹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備支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耳識者竊笑之

柔

封安肅公七年判行工部事城大都進封蔡國公尋卒後追封汝南王謚忠武子十一人弘畧弘範最顯弘畧至

戊辰

咸淳四年

春正月畱夢炎罷

夏四月李觀文殿大學士

惠國公謝方叔官爵

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

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

一鑪獻帝似道疑其覬

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

等論其不當誘人主為

惠公謝方叔 進封十八年奪官爵至七年再見

至元五年

秋七月立御史臺 主

諭曰臺官職在直言朕

有未當極言無隱

九月阿珠劉整圍宋襄陽

劉整與阿珠計曰我

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

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

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

成宗元貞二年再見

弘範至至元十七年再見

河平王

沁結 始封見本紀

寧㝠

智耀

聲色之好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已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

詔免諸州守臣奏事　葉夢鼎上言祖宗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而諭以廉律己愛育百姓具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無負臨軒之意今不遠數十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之本意不報

冬十月戊寅朔日食

十一月常挺卒

行義役法

合沙公常挺封二年卒

吉公程元鳳進封二年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

元

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晝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冬十一月以和爾果斯為起居注　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主即以和爾果斯為之

為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會西北藩王遣使入朝主求報聘之使智耀入見請行即日遣就道至上京病卒後追封寧國

十二月包恢罷

鳳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令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為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其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

公謚文忠子睿智耀初被主台見言儒術有補治道反覆辨論辭累千百主異其言時淮蜀士遺俘虜者皆没為奴智耀奏

先大夫意哉有嘗遣元鳳論列者其後更薦拔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

信安侯

除之以厲風俗主從之即拜翰林學士智耀又言國初庶政草創綱紀未張宜倣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是立御史臺

馬天驥

封十三年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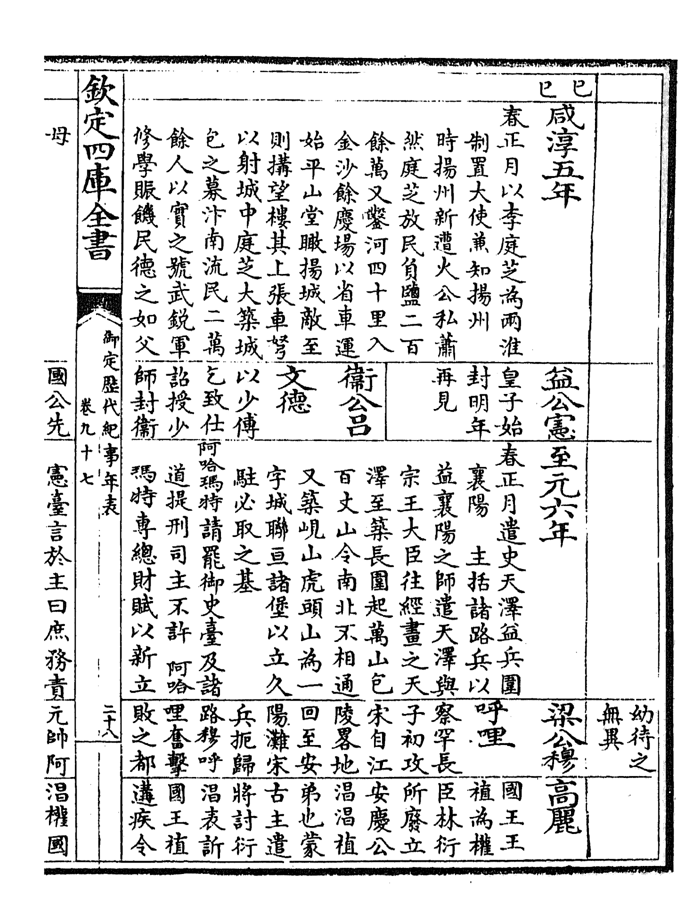
用智擢之議也

隴西伯

董文蔚

俊次子中統初為武衛軍千戶主北狩留屯上都李壇據濟南反文蔚力戰破

其城壇伏誅奏功還至是卒於上都泰定中追贈隴西郡伯○文蔚重厚寡言讀書忘倦事母孝接人謙恭凡所與交貴賤長



己巳

咸淳五年

春正月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兼知揚州　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　始平山堂瞰揚城敵至則搆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銳軍修學賑饑民德之如父

衛公呂文德　再見

以少傅致仕

益公憲　封明年

至元六年

春正月遣史天澤益兵圍襄陽　主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為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阿哈瑪特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主不許　阿哈瑪特專總財賦以新立

呼哩

察罕長子初攻宋自江陵畧地一回至安陽灘宋兵扼歸路呼哩奮擊敗之都

梁公穆　高麗

國王王禃為權臣林衍所廢立安慶公淐淐禃弟也蒙古主遣將討衍詔淐表訴國王禃遘疾令

幼待之無異

母

國公先

憲臺言於主曰庶務責元帥阿喇權國

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　夢鼎扼於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不拜

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

三月蒙古軍圍樊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之戰於赤灘圃敗績　世傑柔之從子從柔戍杞有罪來奔阮思聰見而奇之言於呂文德文德名置麾下累官至都統制

是文德知鄂州許蒙古置榷場每以為恨曰誤國家者我也至是疽發背卒後追封和義郡王

臨海公

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哈瑪特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耶阿哈瑪特語塞乃止

二月行新字加號西僧帕克斯巴為大寶法王　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輝和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

珠隆馬為宋軍所追及穆呼哩挾之上馬麐戰退宋兵由是得免授蒙古軍萬戶復攻裏棋有功卒於軍贈平章政事

事蒙古益兵壓境禃遣使入朝表稱受詔已復位尋當入覲　是歲都統領崔坦等以林衍之亂來西京五十餘城附

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
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
知樞密院事夏五月光
祖罷　廷鸞每見文法
益密功賞稽遲將校不
出死力於邊閫升辟稍
越拘攣似道頗疑畀已
黥堂吏以洩其憤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珠
於新郢敗績　詔以貴
為沿江制置副使援襄
樊貴乘春水漲輕兵部
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
軍掩襲僅能與文煥交
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
水溢蒙古整舟師以備

葉夢鼎
進封七
年為右
丞相累
表求去
帝不許
至是授
福州安
撫使進
封信國
公不拜
未幾復
名為相
夢鼎引
疾力辭

有字今文治浸興字書
方缺特命國師帕克斯巴
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
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
言達事而已更號帕克斯
巴為大寶法王其字凡
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
三月圍宋樊城城鹿門
秋八月高麗林衍廢其主
禃而立安慶公淐主命
趙壁行省東京聚兵平
壤往問其罪且詔止誅
衍餘無所問

追封梁
國公謚
武毅

蒙古蒙
古尋改
為東寧
府

新城貴趣新城至虎尾扁舟逕

洲為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為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冬十二月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　文虎似道壻

歸詔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至德祐二年端宗即位於福州名為少師夢鼎聞命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

哭而還又二年卒子應及應有

南康公

江萬里

初以參知政事出為江東轉運使至是召拜參知政事封南康

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尋致仕至帝㬎德祐元年再見

潼川公

姚希得

初以資政殿大學士潼川郡公

庚午	
咸淳六年	
益公憲至元七年	致仕至是卒希得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誦薦於上而人莫之知者
高麗	

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
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
　時夏貴范文虎相繼
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
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
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
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閫
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
道即命文虎從中制之
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
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
未至為辭
起復孫虎臣為淮東撫副
使
江萬里罷　萬里以襄樊
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

封三年
卒

盱江侯
陳宗禮
以簽書
樞密拜
資政殿
學士致
仕卒贈
開府儀
同三司
封盱江
郡侯謚
文定

春正月廉希憲罷　希憲
立朝讜正有內侍入朝
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
憲曰此閹官預政之漸
不可啓也入奏杖之主
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
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
矣主曰孔子亦有戒邪
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
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希憲既罷主嘗問侍臣
希憲居家何為阿哈瑪特
曰日與妻孥宴樂耳主
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
阿哈瑪特愧而退
立尚書省以阿哈瑪特平章

國王王
禃朝於
蒙古蒙
古主以
托克托岱
爾焦天
翼為本
國達嚕
噶齊護
送還國
仍下詔
林衍廢
立罪不
可赦安
慶公淐
本非得

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
去出知福州
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
趙順孫同簽書院事
三月庚子朔日食
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
祥　賈似道以去要君
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
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
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
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
院改作天祥亟求解職
遷祕書監似道使臺官
張志立劾罷之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
朝入朝不拜　似道屢

政事阿哈瑪特多智巧
言主奇其材授以政柄
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
愎益甚旣立尚書省以
為平章政事詔凡銓選
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
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哈瑪特
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
咨中書主問之阿哈瑪特
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
所用之人臣宜自擇
三月以許衡為中書左丞
衡固辭不許　衡被徵
入朝時阿哈瑪特勢傾中
外衡每與之議必正言
不少讓已而其子呼遜

已在所
寬宥有
能執送
衍者雖
舊在其
黨亦必
重增官
秋蒙古
東京行
省趙璧
奏衍已
死未幾
衍黨裴
仲孫等
復集餘
衆立禃

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以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肆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鬬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寳玩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阿哈瑪特由是怨衡亟薦衡為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主不許

冬十一月城萬山　張弘範言於史天澤請築萬山以斷襄陽之西立栅灌子灘以絕襄陽之東京天澤從之遂築萬山使弘範軍馬自是襄樊路絕

庶族承化侯為王竄入珍島

蒙古主詔禃曰向遣信使通問日本不謂執迷茲將經畧於彼仍遣使持書先示招懷卿其裨

冬十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
十二月陳宗禮卒

贊方畧期於有成

辛未

咸淳七年

春二月大饑　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黄震大書閉糴者籍强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
夏五月蒙古分道寇嘉定諸路
六月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而遁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　時漢水溢文虎

秀王與澤初以少傅嗣秀王至是卒追封臨海郡王

建公昰

至元八年

夏五月詔東道兵圍宋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賽音迪延齊沙木斯鼎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札拉布哈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以許衡為集賢大學

清河侯張子良以昭勇大將軍大名路總管卒追封清河郡侯謚翼敏子二人

高麗

春國王王禃遣樞密使金鍊奉表為世子愖請婚於蒙古蒙古主許婚禃尋遣使

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
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
朮夾江東西為陣文虎
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
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
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
計
秋八月壬辰朔日食
冬十二月初置士籍　賈
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
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
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
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
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
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
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

皇子授
左衛上
將軍封
建國公
至十年
再見

惠公謝
方叔
奪官爵
四年詔
叔復致
仕明年
再見

士兼國子祭酒　衡上
疏論阿哈瑪特專權罔上
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
謝病請解機務主不許
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
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
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
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
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
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
舊樞密設學衡聞命喜
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
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
燧等十三人為齋長時
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

長懋次
亨

如蒙古
表謝
是歲蒙
古實都
討珍島
平之餘
黨竄入
耽羅

異者黜之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

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秋九月弛四川茶鹽之禁

主以四川民力困弊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

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一月改國號曰元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壬申

咸淳八年
夏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至是詔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閫知

惠公謝方叔
復封二年卒

鄱陽公馬廷鸞

至元九年
春正月罷尚書省　阿哈瑪特仍平章中書省事
二月改中都為大都
秋七月詔自今凡詔令以蒙古字行
冬十一月宋遣使來封劉整事覺主命磔使者於市且移書責宋執政

安西王莽噶拉
主第三子始封
至十七年再見

高麗
國王王禃遣齊安侯淑賀元建國號以兵六千從元軍征躭

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十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貴順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轉戰百二十里元

為右丞相累疏乞歸以觀文殿大學士封鄱陽郡公致仕尋卒

壽沙公

皮龍榮

進封十二年初龍榮知為賈似

初立會同館

十二月宋將昝萬壽來攻成都僉省嚴忠範出戰失利同知王世英等棄城遁詔以邊城失守罷在主將械忠範至都治之

羅

日本

高麗王以元主之命來致書令通好於元不報

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道所忌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家居杜絶援聞順等至踊躍過門不預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人事一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日帝偶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問龍榮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安在似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道恐復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名用陰結塚斂葬之貴入襄陽諷湖南文煥函詣共守貴恃其提刑李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雷應誕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劾以事蠟書赴范文虎於郢求徙衡州援還報許發兵五千駐居住龍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榮恐不

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黠為雷應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所容未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至飲藥者貴驚曰吾事洩矣亟卒行彼或未及知乃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至勻林灘漸近龍尾洲遥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及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

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珠阿珠欲降之貴於櫃門關阿珠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以貴祔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六月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於衡州道卒

以章鑑同簽書樞密院事

秋八月丙戌朔日食

九月有事於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為尼似道乃

還　時祀明堂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請帝却輅乘逍遥輦還宫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己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絶

冬十一月馬廷鸞罷　廷鸞扼於賈似道力辭相

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懐永閫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遣使入元封劉整為燕王使者為元所殺　朝廷患整為元用也

十二月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　詔加夢鼎少

傳入相夢鼎引疾力辭疏奏願上厲精寡欲收人心固邦本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癸酉

咸淳九年

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　樊被圍四年天順富力戰不為衂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初襄樊兩城漢

嘉公㬎

皇子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明年即大位是

至元十年

春正月克宋樊城　二月宋將呂文煥以襄陽降主以為襄陽大都督　三月立燕王珍戩為太子　時珍戩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

燕王珍戩

封十二年立為太子至二十二

安南

入貢於宋

高麗

國王王禃以兵

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鏁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元將阿珠斷絙燔橋襄兵不能援樊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當帥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　襄陽久困援絕文

為帝㬎

中山王恂以輔之主以為太子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禀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遍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珍戩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於紙無不差者珍戩曰善至是立為皇太子

年卒成宗時追諡文惠昭孝皇帝廟號裕宗

從元貫都至舵羅撫定其地

緬　西南夷地接大理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檳榔葉蓋騰譯而

煥告急於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元將阿爾哈雅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譙樓聲如震雷諸將多踰城降者阿爾哈雅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諂文煥乃出降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

三月詔城清口　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稿一帙於四川制司

秋七月許衡乞罷許之阿哈瑪特等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孟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主又命諸臣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是歲諸路大水蝗

後通也元主初遣使招諭國主至是國主遣使隨元使者入朝於元

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置機速房於中書　襄城既失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洩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懐攻守之畧者密具以聞仍詔凡諸上書人請以丞相似道督視者不允餘付

機速房

李庭芝免夏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趙溍為沿江制置使　立信兼知江陵溍兼建康留守溍多獻寶玉於似道故有是命

六月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竄俞興子大忠於循州　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

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興奴隷庸材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

秋七月元人城馬騣山知合州張玨擊走之　合州自開慶受兵民凋瘵甚玨外以兵護耕内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期公

私蕭足劉整既叛獻計於元欲自青居進築馬騣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哈喇帥兵築之玨聞哈喇至乃張疑兵於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騣城築卒不就

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

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置使　庭芝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

奕兼知黃州

甲戌

咸淳十年

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遂起復似道入朝　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

二月趙順孫罷

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㬎即位太后臨朝稱詔

吉王昰　度宗子帝㬎兄也封建國公四年帝㬎即位以左衛上將軍拜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至元十一年

春正月以巴延為中書左丞相　巴延事宗王實喇於西域嘗入奏事主見其貌偉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與議國政自右丞進左相

秋八月以博爾歡為中書右丞

太保劉秉忠卒

命巴延史天澤帥師伐宋

阿珠自襄樊既下奏命畧淮東而還與阿爾

東平公

張昉　以兵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參知政事追封東平郡公謚莊憲子克適

高麗

世子愖以至元十年入侍元主至是元主以女歸愖愖尋還國　國王王禃卒以遺表上元主

帝為太子時以好內聞既立躭於酒色崩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公㬎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㬎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

進封吉王德祐二年改封益王即帝位是為端宗

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非有雄才睿畧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姦衰敝寖甚亡國不於其身幸矣

信王昺

度宗子帝㬎弟也是年三月封永國公帝㬎即

封昰為吉王弟昺為信

哈雅同請南伐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主可其奏史天澤姚樞復上言如求大將非巴延不可主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巴延總諸道兵與阿珠阿爾哈雅呂文煥行中書省於荊湖博爾徽安塔哈劉整達春董文炳行中書省於淮西兵凡二十萬巴延陛辭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

趙公劉秉忠

以太保卒尋贈太傅封趙國公諡文貞成宗時改諡文正仁宗時又進封常山王 秉忠自幼

言世子愖孝謹可付後事元遣使冊封世子愖為高麗國王

王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
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

位進令封至帝顯德祐二年端宗立改封衛王後即位爲帝昺

南城侯

包恢

初以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

嗜殺是吾曹彬也天澤至郢病篤召還諸軍竝聽巴延節制

九月呂文煥以巴延趨郢州劉整以博爾歡趨淮西　巴延分大軍爲兩道自與阿珠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爲前鋒博爾歡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巴延一軍自分三道索多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狗荆南而自與阿珠帥阿嘍罕張弘範諸軍

天澤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主驚悼謂左右曰東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難言無隱情

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運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

帝然即位名為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尋卒謚文肅恢歷任

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冬十月巴延破宋新郢巴延至水濼前部將武顧言水溢難渡巴延曰此小水不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於城西時宋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為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樁木水中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栈設攻具巴延襲城世傑力戰軍不能前諸將曰郢城我之喉嗌不取

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

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以朱禩孫為京湖四川宣撫使　兼知江陵府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算

冬十月元巴延攻郢州張世傑力戰禦之巴延遂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郢守將邊居誼死之

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院事

十一月以陸秀夫參議淮

所至破豪滑去姦吏治蠹獄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閑而食之者曰近習曰外戚耳經筵奏對

恐為歸路患巴延不從遣總管李庭等攻黃家彎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巴延阿珠殿後宋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來追巴延殺之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宋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廬舍烟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呂文煥列沙洋所馘於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使

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之益器之

以王爚章鑑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爚固辭不許

十二月元巴延攻陽邏堡夏貴帥師拒之巴延使阿珠襲青山磯遂渡江

誠實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詳至度宗至比恢為程顥程頤恢侍父疾滌濯拚除之役不命僮僕其孝如此

招降宋部統邊居誼居誼不荅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文煥乃麾兵攻城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劒自殺巴延遂進兵攻渠復州

十二月巴延渡江遂趨鄂州 巴延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宋將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游擊軍扼中流我兵不得進軍

元巴延拔陽邏堡夏貴棄
師走還巴延遂會阿珠
趨鄂州
朱禩孫將兵救鄂不至而
還 禩孫聞元兵趨鄂
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
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
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
臣總統諸軍 鄂既破
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
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
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
開督府於臨安以黃萬
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
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

將馬福言淪河口穿湖
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
口入江巴延使覘沙蕪
口夏貴以精兵守之巴
延乃進圍漢陽聲言取
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
漢陽巴延乘間遣阿喇
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
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
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
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
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
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
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
諭陽邏堡不應攻之三
日不克巴延因密謀於

椿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王侯邸第皆輸助軍錢穀且㪅釋道租税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

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

知江陵府

陳奕以黄州叛降元

巴延遣程鵬飛招諭陳奕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吕氏舊部曲盡望風款附於元奕又以書誘其子巖

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擣虚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珠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巴延遂遣阿爾哈雅進薄陽邏堡貴帥衆來援阿珠即以昏時帥四翼軍遡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珠遥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

以安東州降元
李庭芝遣兵入援

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户史格一軍先渡為宋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珠遂登沙洲攀岸步鬬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珠獲其船千餘艘遣人還報巴延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宋將夏貴聞阿珠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諸將請追貴巴延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珠會

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巴延遂趨鄂州宋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

宋鄂州降巴延使行省右丞阿爾哈雅戍鄂遂引兵東下　鄂恃漢陽為蔽漢陽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焚艨艟三千艘火照城中宋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

乙亥

帝㬎德祐元年

諱㬎度宗次子在位二年降於元

春正月葬度宗皇帝於永紹陵

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

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

南康公

江萬里

封七年

初以左丞相致仕至是

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巴延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命阿爾哈雅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帥大衆與阿珠東下趨臨安

宋陳奕以黃州降

至元十二年

春正月宋呂師夔以江州降 師夔降巴延以師夔知江州師夔設宴庚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巴延巴延怒曰吾奉天子命興仁義

鎮陽王

史天澤

以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

事師夔不受命以江州叛降元　初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名為刑部尚書都督府參贊軍事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降元

知安慶府范文虎叛降元　文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元軍且請巴延速來欲降巴延乃使阿珠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夏倚仰藥死

賈似道出師次於蕪湖

卒追封益國公以後加謚文忠子鎸　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誓執門人陳偉

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中書左丞劉整卒於無為軍　初南侵時用呂文煥與整為導尋命整別將兵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巴延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宋無為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後於人善作者不

事卒贈太尉謚忠武後追封鎮陽王　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天澤平居

月夏貴引兵會之　似道畏元劉整不敢發及開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金帛輜重之舟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於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為殿帥總禁兵似道至安吉州由新安池口以進次於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器手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饒州城破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與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翌日萬里

必善成果然遂憤死

宋范文虎以安慶府降巴延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二月大軍次池州宋權州事趙夘發自經死都統張林以城降

命子北平王諾木歡鎮北鄙以安圖行省院事

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諾木歡率諸王鎮守而安圖總省院之政

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卒

巴延大敗宋兵於江上宋

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

以汪立信為江淮招討使募兵禦元　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撫立信背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

尸獨浮水上從者斂之

衛公賈似道

改封十六年以罪貶循州為監押官鄭虎臣所殺似道舟次南

江淮州軍俱相繼來降拔宋饒州尋為宋將所復郝經歸自宋卒　主復遣經弟行樞密院都事庸等至宋問經所在宋遣經歸經道病主敕尚醫近侍迎勞至大都卒謚文忠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及被留撰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外傳諸書從者皆通於學

博爾歡入宋漣海州

三月巴延入宋建康　主詔巴延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上言曰百年逋敵巳扼其

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

無益耳帥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

賈似道復請和於元巴延不許　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元巴延復遣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巴延遣囊嘉岱報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以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

池州陷於元權守趙卯發死之　池守王起宗開

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候有詔即死尋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

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主從之詔巴延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珠分兵駐揚州與博爾歡達春絶宋淮南之援巴延分兵四出

宋令孤槩以廣德州降

宋潛說友以平江府降

宋五郡鎮撫使呂文福來降

禮部尚書廉希賢至宋獨松關為宋守將張濡所殺　主遣希賢及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如宋希賢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

比郭子儀曹彬云

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固守計元游騎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卯發降卯發憤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於元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皆歸於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

死何憾拘似道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

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巴延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宋獨松關宋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宋使人移書軍中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巴延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覘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與弟姪婢僕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巴延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於江上賈似道奔揚州江淮州軍盡陷於元　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下流之丁

阿爾哈雅入宋岳州

夏四月阿爾哈雅攻宋江陵高達朱禩孫等以城降　阿爾哈雅入城命禩孫移檄所部歸附於是宋荊南州軍相繼皆降阿爾哈雅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主喜謂近臣曰巴延東下阿爾哈雅孤軍守鄂朕嘗憂之今荊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

阿珠敗宋兵於真揚州

六月汪良臣攻嘉定宋安

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常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殊無闘志會巴延令軍中作大栰數十株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巴延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珠與虎臣對陣巴延命衆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珠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軍遂亂貴不戰

撫使昝萬壽以嘉定諸城降 詔以萬壽領西川行樞密院事

秋七月圍宋重慶府○宋昝萬壽既降西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珏固守重慶主命東西行樞密院會兵圍之

以巴延為右丞相阿珠為左丞相 主名巴延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巴延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珠左丞相仍詔巴延直趨臨安阿珠仍攻淮南阿爾哈雅取

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阿珠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鋭横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巴延以步騎左右犄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

湖南萬戶宋都木達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八月以廉希憲行省事於江陵　阿爾哈雅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主命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爾哈雅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録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九月拔宋泰州

冬十月巴延渡江分兵東下

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於是鎮江寧國隆興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軍俱相繼降元

饒州陷於元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　元軍畧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徼諷震降震叱之

十一月阿嚕罕拔宋廣德軍四安鎮

宋都木達等軍次隆興府宋劉槃以城降　宋江西州軍相繼歸附

巴延拔宋常州

阿嚕罕破宋獨松關

董文炳入宋江陰軍

十二月巴延入宋平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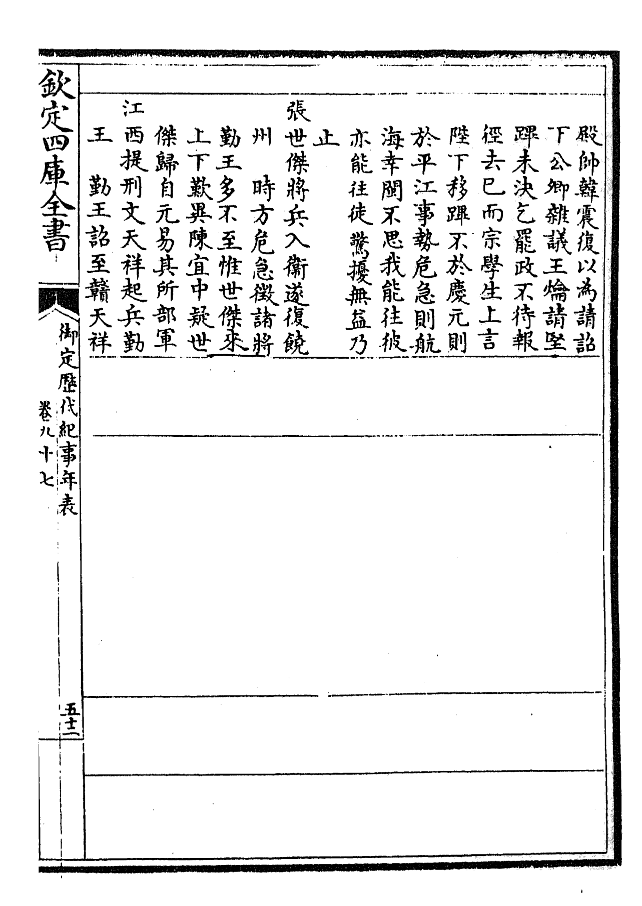
宋平江府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巴延於常州巴延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

宋黄萬石來降

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於地不屈遂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萬里及子鎬相繼投沼中事聞贈震華文閣待制謚忠介萬里太傅謚文忠

行宫留守趙溍棄建康而逃

賈似道上書請遷都王爚去位　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



殿帥韓震復以為請詔
下公卿雜議王爚請堅
蹕未決乞罷政不待報
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
陛下移蹕不於慶元則
於平江事勢危急則航
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
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
止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
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
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
上下歎異陳宜中疑世
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
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

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

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簽書院事倪普同簽書院事

遣元行人郝經還

賈似道有罪免　陳宜中初附似道得驟登政府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恤

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

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
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
戶為兵放還諸竄謫人
右丞相章鑑遁　鑑開元
兵日迫託故徑去
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
汪立信卒於軍　立信
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
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
日猶得死於宋土也乃
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
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
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
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
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
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

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三策及死告巴延請戮其孥巴延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

元博爾歡軍下邳陷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元

三月陳宜中殺殿前都指揮使韓震　或言震謀刦帝遷都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閧而出射火箭

入宮斫嘉會門宜中遣
兵逐之遂奔建康
建康都統徐旺榮迎元巴
延入城居之時江東大
疫居民乏食巴延開倉
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
悅知廣德軍令孫槩以
城降元
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
虎使通好息兵
以王爚陳宜中為左右丞
相兼樞密使都督諸
路軍馬　爚與宜中論
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
於京徼諸路軍馬勤王
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圖

結内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為督給一兵付教場教閱

削章鑑官放歸田里　鑑既去太皇太后名還罷相予祠韓震之死鑑明其無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其官放歸田里

鑑居位號寛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

復吳潛向士壁官貶竄賈似道黨人有差　御史陳過潘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與詔刺配翁應龍於吉陽軍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陳伯

大董樸等官

元軍入常州　知常州趙

與鑑遁州人錢訔等以

城降元

知平江府濳說友叛降元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

世傑分道出兵以拒元

世傑遣其將閻順李

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

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

順遂復廣德軍

有二星鬭於中天一星隕

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

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

入江州

臨安戒嚴曾淵子文及翁

倪普等棄位而遁詔戒禁之　元兵既近臨安戒嚴於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爲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内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

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其在朝文武官竝轉三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元廉希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張濡殺之

岳州陷於元　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元阿

爾哈雅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陣於洞庭湖中阿爾哈雅分道來擊世傑敗走力屈乃降尋見殺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元沙市城監鎮司馬夢求死之夢求光五世孫也

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元阿爾哈雅寇江陵朱禩孫高達以城降荆南州軍皆陷　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阿爾哈雅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

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於是歸峽及荆門諸郡相繼降元

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事

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　有司議建藩屏以彊王室詔以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元阿珠寇真揚州李庭芝遣守將苗再成姜才帥兵禦之敗績　元兵東下所過迎降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珠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

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於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珠攻真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於老鸛嘴敗績阿珠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疊陣逆之於三里溝敗之阿珠陽退才逐之阿珠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震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

弘範引部以誘之才將回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歡聲震地才軍遂潰阿珠與弘範追之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加李庭芝參知政事

五月劉師勇復常州

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柏贈謚　基少師事黄榦榦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悚惕

受命遂得聞淵源之懿
趙汝騰蔡抗楊棟相繼
薦於朝詔與州學教授
基固辭柏年三十始知
為學之源捐去俗學勇
於求道從基游基授以
立志居敬之旨以質實
堅苦自厲凡六經四書
及濂洛關閩之書皆有
著述至是詔謚基曰文
定贈柏承事郎
以張珏為四川制置副使
籍呂文煥陳奕范文虎家
詔張世傑等四道出兵以
禦元　時知慶遠府仇
子真淮東兵馬鈐轄阮

克巳各將兵入衛詔與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書云三后協心同底於道非兵今日取其城明日築其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六月庚子朔日食既晝晦如夜

成都安撫使昝萬壽以嘉定諸城叛降元　元汪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

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
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
壘溥城萬壽悉軍出戰
大敗遂籍境内三龜九
頂紫雲諸城降元

以
王爚平章軍國重事陳
宜中留夢炎為左右丞
相竝兼樞密使都督諸
路軍馬　爚與宜中不
協會夢炎自湖南入朝
爚宜中皆請相夢炎而
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
無藉此求閑也乃以爚
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
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
夢炎竝相爚即日就民

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遣使遮留乃還

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張世傑與元阿珠戰焦山下世傑敗績奔圌山　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於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元阿珠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

居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縫橋俱焚諸軍多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圌山阿珠弘範追之獲白鷂子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放賈似道於循州籍其家

似道既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

畱揚不還王爚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於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為露布逐之復詔徙於建寧府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倖詐貪淫褊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

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奸賢無比之林甫輙自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廹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況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遂詔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

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

復皮龍榮官

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爚為醴泉觀使召宜中於溫州　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

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於焦山煸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竝建都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臯等

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其畧以為趙溍趙與鑒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概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而為之羽翼文天祥帥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賈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祐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畱之京師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

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似道也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臯等臨安獄而手詔名宜中於溫州罷𪻐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歳卒𪻐清修剛勁不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

元軍圍重慶府　張珏固守重慶不下

加夏貴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貴不奉詔　詔

貴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名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還揚州庭芝亦不行

以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

八月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　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御於其中

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

九月元兵陷泰州孫虎臣

自殺

冬十月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兵

以留夢炎陳宜中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宜中在溫州被召以親老力辭太后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元阿爾哈雅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　芾至潭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為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至芾慷慨登陴與諸

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𥬇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歃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於漳州

陳仁錫曰似道蠹國殃民滅宋三百年社稷天地不容神人共憤當時紀綱不明縱惡養姦有能手刃此賊以謝天下真千古快心事如鄭虎臣者亦安可少也

元阿珠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　阿珠攻揚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而庭芝之志益堅

陳合免　坐匿廖瑩中家貲故也

元巴延渡江分兵為三道阿嚕罕敖拉齊帥右軍自建康出廣德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相威帥左軍出江並海取道江陰趨澉浦華亭以范文虎為前鋒巴延及安塔哈將中軍趨常州以呂文煥為前鋒水陸並

進期會臨安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

常州告急天祥使尹

玉麻士龍將兵赴援士

龍戰虞橋先死玉戰五

牧前後殺傷數千人復

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

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

死麾下無一人降者

十一月以陳文龍同知樞

密院事黄鏞同簽書院

事

元將阿喇罕陷廣德軍四

安鎮戍將趙淮死之名

文天祥入衛

江西州軍為元將宋都木達

李恒等所陷都統密佑逆戰於撫州死之宋都木達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月取江西十一城進逼撫州時黄萬石開閫州治閭兵至奔建昌都統密佑帥衆逆戰元軍圍之數重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木達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又命劉槃吕師夔以金符遺之佑不受復令佑子説

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就刑遂死元進取建昌

萬石走入閩

常州爲元巴延所陷民被屠知州事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死之

巴延至常州會兵圍城姚訔陳炤劉師勇王安節力戰固守巴延遣人招之不聽巴延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巴延乃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竝進城遂破訔炤與安

節俱死之師勇以八騎
突圍走平江
以謝枋得為江西招諭使
知信州
追封故濟王竑為鎮王
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
遁　後為廉希賢之子
所殺
元董文炳入江陰軍
左丞相留夢炎遁
十二月詔許賈似道歸葬
返其田廬
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
遣工部侍郎柳岳如元軍
請平巴延不許○陳宜
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

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巴延於無錫泣請曰嗣君幼沖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姦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巴延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納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

言遂令囊嘉偕岳還
而別遣人奏上都
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
同知樞密院事
追封呂文德爲和義郡王
朝議以呂文煥爲元
鄉導乃追封文德而以
文德子師孟爲兵部侍
郎覬成和議
元巴延入平江　張世傑
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
入衛
復遣柳岳如元求封行至
高郵民殺之　陳宜中
因柳岳還復奏遣宗正
少卿陸秀夫等同囊嘉

岳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敕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巴延於平江巴延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為小國太后從之岳等為高郵嵇聳所殺

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

黄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　立初從陳奕守黄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署之帳前元軍畧江西立迎戰於江坊兵敗被執不降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

諭立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禄趙亡何以生爲虜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

丙子

宋

德祐二年

是年五月以後為端宗景炎元年　端宗諱昰度宗長子陳宜中等立於福州在位二年年十一

春正月潭州為元阿爾哈雅所破湖南鎮撫大使知州事李芾死

元

元世祖文武皇帝至元十三年

春正月阿爾哈雅破宋潭州　宋袁連衡永郴全道桂陽武岡皆降　巴延軍次宋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　時宋諸關兵皆潰　宋太皇太后遣使至巴延軍奉璽表以降　初宋遣劉岊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乞存境土以奉蒸嘗至是巴延進軍皋亭山阿喇罕董文炳之師皆會宋遣楊應奎奉傳國璽及降表至軍前巴延受之

播公楊邦憲

仕宋為播州安撫使　是年宋主降邦憲奉版籍來附授龍虎衛上將軍仍播州安撫使卒追封播國公謚

附

高麗

國王王愖更名賰遣使告於元

安南

遣使入貢於元

之湖南州軍皆陷於元　阿爾哈雅督戰益急城中力不能支知衡州尹穀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參議楊震赴園池死弟名帳下沈忠遺之金

其表曰宋國主㬎謹百拜奉表言臣眇焉幼冲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勞興師問罪臣非不欲遷辟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臣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民祈哀請命

宋遺吳堅文天祥至巴延軍巴延執天祥　巴延名宋執政議降事堅及天祥至天祥因說巴延曰北朝若以宋為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

惠敏子賽音布哈至武宗至大四年再見

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舉

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共連禍結必自此始巴延以非詔為辭顧天祥舉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還天祥怒數請歸曰我之此來為兩國大事何故留我巴延曰勿怒君為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蒙古台索多館伴羈縻之

二月巴延承制以臨安為兩浙大都督府命蒙古台范文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宋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

巴延令張惠阿喇罕董文炳張弘範索多等入臨安封府庫收史

家自盡城無虛井
縊林木者相望守
將吳繼明劉孝忠
出降由是泰連等州
郡皆降於元寶慶
通判曾如驥亦不
屈而死事聞贈节
端明殿大學士謚
忠節
陳文龍黃鏞遁
以吳堅為左丞相
兼樞密使常楙
參知政事　日
午宣麻慈元殿
文班止六人
諸關兵皆潰　知

館祕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
罷官府及侍衛軍
宋遣其丞相吳堅賈餘慶等充祈
請使詣闕請命巴延命文天祥
與堅等北行　巴延嘗引天祥
與堅等同坐天祥面斥餘慶賣
國且責巴延失信呂文煥從旁
解之天祥并斥其父子兄弟合
族為逆文煥等慚恚巴延遂拘
天祥隨祈請使北行天祥至鎮
江遁去
巴延使范文虎追宋益王廣王不
及而還　巴延聞宋二王出嘉
會門渡浙江而南遣文虎將勁
兵五千追之不及執其駙馬楊
鎮還臨安

嘉興府劉漢傑以城降元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道隆由武康臨安縣境勤王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良淳閉閤自經元兵追道隆執之守者少怠道隆赴水死

遣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於元

陸秀夫自元

宋夏貴以淮西降　阿珠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萬戶昂吉爾俾駐和州進攻廬州初貴以書抵巴延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來納款詔以貴為淮西安撫使

三月巴延入臨安以宋主㬎及其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還

巴延自湖州市入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於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勢部分諸將時宋福王亦自紹興至巴延深慰之明日巴延將發臨安安塔哈詣宋主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趣宋主及

軍還言巴延不肯從伯姪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遂遣岳如元軍

常楙適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遁

進封吉王昰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　初名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

其太后入覲太后泣謂主㬎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宋主及太后肩輿出與福王等偕行惟太皇太后以疾留宋宮

巴延以阿嚕罕董文炳行省事於臨安　巴延北還承制留阿嚕罕文炳經畧閩浙以蒙古台鎮浙西索多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宋都木達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達春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嚕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

閏月宋陳宜中等以益王起兵福州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諸戍以江路既絶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靜江獨廣西

廟又乞命吉王
信王鎮閩廣以
圖興復俱不許
至是宗親復請
太后從之
名留夢炎不至以
為江東西湖南
北宣撫大使
陳宜中請還都不
果行
太皇太后遣使奉
璽降元右丞相
陳宜中夜遁
元巴延軍皐亭
山遊騎至臨安
府北關文天祥

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聲
所懼待貴踰嶺當不可北歸取
途雲南未為不可豈敢輒棄戍
哉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府慶
封州併兵戍梧州亦為格所沮
格天澤之子也
夏五月巴延以宋主㬎至上都降
封為瀛國公　初宋吳堅等至
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
惟家鉉翁聞宋亡旦夕哭泣不
食飲者數日宋主及其太后至
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
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
不能保存宗社遂赴上都見帝
於大安殿帝降封宋主為瀛國
公凡家貲在杭越者有司輦至

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以降伯顏遣使名宜中出議降事宜中遁歸於溫州之清澳

張世傑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入於海　世傑次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傑降世傑大怒

京師付之帝嘗名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帝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耳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

以巴延同知樞密院事　巴延入朝帝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爲食邑

拔宋衢婺州　宋衢婺諸州皆復起兵董文炳謂索多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索多連戰三月

斷彪古礫之師
勇至海上見時
事不可為憂憤
卒
吳堅文天祥如元
軍　楊應奎自
元軍還言巴延
欲執政而議太
后乃以天祥為
右丞相兼樞密
使與吳堅偕往
天祥辭不拜遂
行天祥為巴延
所執堅尋還
駙
馬都尉楊鎮等
奉益王廣王走

復取婺州衛守備甚嚴索多率
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
宋故相留夢炎來降
六月取宋廣州　宋廣東經畧使
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於
隆興阿爾哈雅假雄飛招討使
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
位命推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
於石門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
飛入廣州
詔修平金平宋錄
秋七月阿珠追敗宋李庭芝姜才
於泰州宋揚州守將朱煥泰州
裨將孫貴等俱以城降阿珠執
庭芝及才殺之淮東悉平　臨
安既降庭芝鎮揚州未下阿珠

婺州 楊淑妃
秀王與擇從行
元呂師夔寇江東
謝枋得迎戰敗
績
二月日中有黑子
元巴延遣人入
臨安封府庫收
圖籍符印
以賈餘慶為右丞
相兼樞密使劉
岊同簽書樞密
院事與吳堅謝
堂家鉉翁並充
祈請使如元謝
堂逃歸 餘慶

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
復遣使者持詔諭庭芝庭芝斬
使者焚詔於陴上既而淮安盱
眙泗州糧盡來降庭芝猶力戰
姜才出步騎五千戰丁村我師
失利董士元戰死阿珠使巴延
徹爾救之所將皆阿珠麾下才
軍識其旌旗皆潰才脫身走阿
珠請帝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
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雷朱
煥守揚州與才帥兵七千東走
庭芝行而煥來降阿珠分兵追
及庭芝於泰州西殺步卒千餘
人庭芝入泰州城阿珠圍之裨
將孫貴等開門納我軍執庭芝
及才繫揚州獄阿珠愛其才勇

克狡殘忍呰抑邪小人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勤王兵堂納賂於北而遁

元巴延以文天祥北去

浙江潮三日不至　時元軍分駐江沙上杭人方幸之潮汐三日不至

元巴延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

不忍殺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何俟乃殺之

八月召阿珠入朝　賜泰興戶二千為食邑

遷宋太皇太后於燕　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詔分諸道兵入閩廣　阿嚕罕董文炳及蒙古台索多以舟師出明州達春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阿爾哈雅攻静江不克

冬十月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遂入韶州

十一月阿嚕罕董文炳入處州大軍入建寧府邵武軍宋陳宜中

及執楊鎮還臨安二王遂走溫州　鎮開元兵來追即還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遂同走溫州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之　福貴家僮也從貴積

奉其主航海王積翁以福安降　先是積翁棄南劍州走福安至是大軍攻福安積翁為內應遂降　福安宋主行都也

十二月宋蒲壽庚以泉州降

大兵入宋興化軍通判曹澄孫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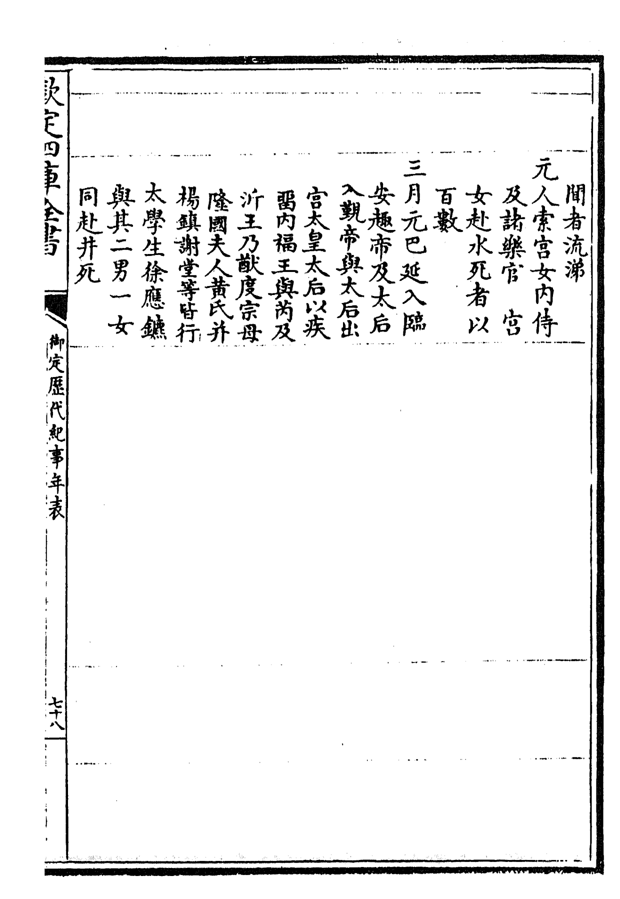
阿爾哈雅破靜江　靜江以水為固阿爾哈雅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殺其都統馬塈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

宋主㬎遣倪宙奉表至索多軍請降索多命子元帥伯嘉努偕宙赴燕

詣分諸道兵入兩川　以哈坦奇

爾濟蘇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花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都給軍食

勞至鎮巢軍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福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



聞者流涕

元人索宮女內侍
及諸樂官 宮
女赴水死者以
百數

三月元巳延入臨
安趣帝及太后
入覲帝與太后出
宮太皇太后以疾
留內福王與芮及
沂王乃猷度宗母
隆國夫人黃氏并
楊鎮謝堂等皆行
太學生徐應鑣
與其二男一女
同赴井死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　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變姓名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嵇家庄嵇聳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温州以求二王

閏月陳宜中等奉
益王為天下兵
馬都元帥廣王
副之開府福州
起兵興復　陸
秀夫等聞二王
走温州繼追及
於道遣人召宜
中於清澳宜中
來謁復台張世
傑於定海世傑
亦以所部兵來
温之江心寺舊
有高宗南奔時
御座衆相率哭
座下奉益王為

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檡為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名諸路忠義同獎王室宜中等尋入閩其時兵勢稍振

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元軍不克

帝北行至瓜洲庭芝與才泣誓將士奪駕將士皆感泣乃盡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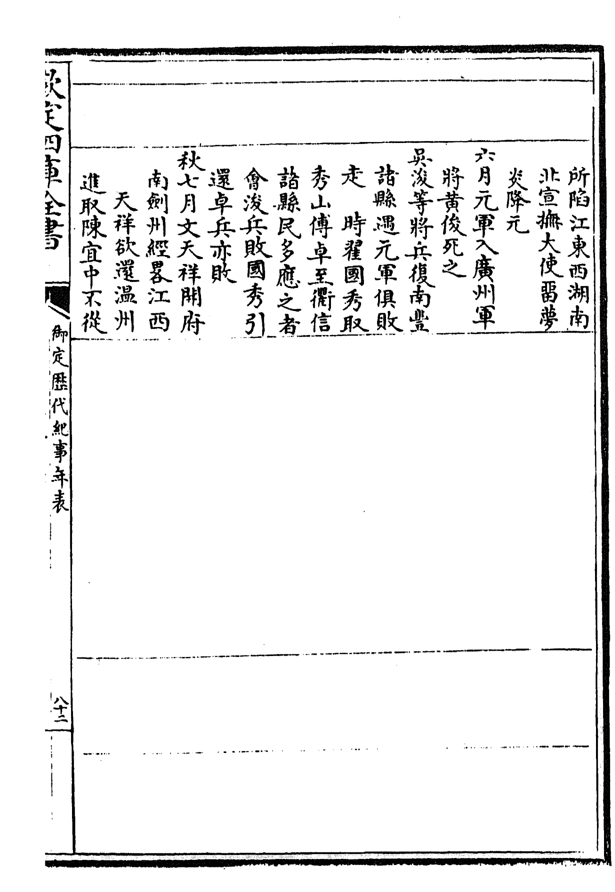
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真州苗再成亦謀奪僞不克

夏五月朔益王即位於福州遙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同聽政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升福州為福安府以

大都督府爲垂拱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
進封廣王爲衛王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
召李庭芝爲右丞

相姜才為保康
軍承宣使
詔趙溍吴潛等分
道出師興復帝
室　以趙溍為
江西制置使進
兵邵武謝枋得
為江東制置使
進兵饒州李世
達方興等進兵
浙東吴潛為江
西招諭使鄒渢
副之毛統由海
道至淮約兵會
合仍詔傅卓翟
國秀等分道出

兵時枋得敗走
已不能軍
文天祥至自温州
以爲樞密使同
都督諸路軍馬
劉黼卒
罷直學士院陸秀
夫　陳宜中以
秀夫久在兵間
知軍務每事咨
訪始行秀夫亦
悉心贊之旋與
宜中議不合宜
中使言者劾罷
之謫居潮州
衢州爲元將索多



所陷江東西湖南
北宣撫大使留夢
炎降元
六月元軍入廣州軍
將黄俊死之
吳浚等將兵復南豐
諸縣遇元軍俱敗
走　時翟國秀取
秀山傅卓至衢信
諸縣民多應之者
會浚兵敗國秀引
還卓兵亦敗
秋七月文天祥開府
南劒州經畧江西
天祥欲還温州
進取陳宜中不從

命取江西
李庭芝姜才赴台
至泰州揚州守
將朱焕泰州裨
將孫貴等皆降
於元庭芝才死
之淮東盡陷
臨安既陷阿珠
以太皇太后手
詔諭庭芝使降
庭芝不奉詔及
帝次瓜洲太皇
太后復賜庭芝
詔曰比詔卿納
款日久未報今
吾與嗣君既已

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元將阿珠乃遣兵絕餉道幕客或勸為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既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阿珠使巴延

徹爾救之才軍潰才脫身走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即以城降阿珠阿珠分道追及庭芝庭芝走入泰州會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與才俱被

執皆為阿珠所殺揚民聞者莫不泣下

八月元軍入真州苗再成死之

秀王與擇圍婺州為元將董文炳所拒乃還

以王積翁為福建招捕使

張世傑遣兵會吳浚擊元李恒於兜零敗績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

九月東莞民熊飛

起兵會趙溍復
韶廣州
元阿爾哈雅圍靜
江都統馬塈力
戰禦之　知雅
州馬塈將入衛
而臨安已陷因
留靜江總屯戍
諸軍元阿爾哈
雅攻三月塈不
解甲前後百餘
戰城中死傷相
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祥帥
師次於汀州
天祥遣趙時賞

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

元呂師夔等入韶州熊飛死之

十一月元阿嘍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檡等逆戰於瑞安敗績死之　與檡與弟與檍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瑁察訪使林溫被

執皆不屈而死
知處州李珏知
瑞安府方洪俱
以城降元
元軍入邵武軍
陳宜中張世傑奉
帝航海　北兵
旣逼宜中世傑
備海舟奉帝及
衛王楊太妃等
登舟時軍十七
萬人民兵三十
萬人淮兵萬人
與北舟相遇值
天霧晦冥不辨
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

帝至泉州招撫使

蒲壽庚作亂帝

走潮州十二月

壽庚以泉州叛

降元

趙溍棄廣州遁

元人入興化軍知

軍事陳文龍死

之　元兵至城

下通判曹澄孫

開門降執文龍

欲降之文龍指

其腹曰此皆節

義文章也可相

逼耶卒不屈而

死
張珏復瀘涪州遂
敗元軍於重慶
元阿爾哈雅破靜
江坑城中民馬
堅死之廣西州
郡皆陷於元
城既破堅率死
士巷戰刀傷臂
被執斷堅首堅
猶握拳奮起立
踰時始仆廣西
提刑鄧得遇開
靜江破朝服南
望拜辭投南流
江而死

丁丑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於元

端宗皇帝景炎二年

春正月文天祥移屯漳州汀守黄去疾及吳浚降元

二月元軍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

文天祥誅吳浚 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

三月文天祥復梅

至元十四年

春正月破宋汀關汀守黄去疾及吳浚來降

命道士張宗演領江南道教 帝封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

二月復取廣州遂定廣東諸郡詔諸軍還西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 時北方有警帝名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

以嘉木楊喇勒智總攝江南釋教

潞公鄭鼎

以湖北道宣慰使卒贈中書右丞謚忠毅後追封潞國公謚忠肅子制宜至成宗大德十年再見

安南

國王陳光昺卒世子日烜立遣使朝於元

緬

先是元遣使來徵朝貢國王不從至是率衆侵元永昌元雲南

州
陳瓚起兵誅林華
復興化軍　瓚
文龍從子也
夏四月廣東制置
使張鎮孫復廣
州
五月張世傑復潮
州
文天祥引兵自梅
州出江西　吉
贛兵皆會之遂
復會昌縣
淮人張德興傅高
起兵復黃州壽
昌軍殺元將鄭

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
三月李雄殺潛說友
夏四月廣州復陷於宋
五月湖北宣慰使鄭鼎及宋人戰
於樊口死之　宋之淮民張德
興傅高等起兵復取黃州壽昌
軍賈居貞使鼎將兵拒之鼎言
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
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
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就
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
中大姓鼎與德興遇於樊口戰
敗溺死
秋七月諸王錫里濟刦北平王諾
木歡及安圖以叛帝使巴延討
平之錫里濟刦北平王於阿

行省遣兵
來伐招降
三百餘砦
而去

鼎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壽昌軍鼎敗死

里瑪圖之兆械繫右丞相安圖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帝命巴延率軍往禦之巴延與其衆遇於鄂勒歡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錫里濟走死

六月文天祥敗元軍於雩都秋七月使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

宋張世傑攻泉州蒲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遣將陷邵武軍

王積翁殺淮兵於福安府　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積翁以應宋張世傑事覺積翁盡殺之

張世傑會師討蒲壽庚於泉州傳檄諸路遂復邵武軍

八月李恒襲敗宋文天祥兵於興國縣天祥走循州恒獲趙時賞殺之　天祥使時賞圍贛州恒遣兵援之而自將攻天祥於興

八月元李恒襲文

天祥兵潰走循州諸將翠信趙時賞等皆死之

恒攻興國天祥逆戰不利時鄒渢聚兵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恒追及翠信以短兵接戰創被體死天祥至空坑兵盡潰獨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以為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與杜滸鄒渢逸去至循州散

國天祥不意我軍猝至引兵就鄒渢於永豐會渢兵先潰恒追天祥及之獲其妻子其將翠信拒戰創被體死天祥兵盡潰時賞坐肩輿獨後我軍以為天祥禽之天祥走循州恒殺時賞送天祥妻子於京師

九月達春等引兵入大庾嶺　帝詔達春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嶺蒙古台索多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合追宋二王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索多救泉州宋張世傑還淺灣遂復邵武軍入福州　初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南門不利蒲

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客將劉洙等皆被執時賞至隆興不屈臨刑洙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

九月帝遷潮州之淺灣

張世傑攻泉州不克元復陷邵武軍遂入福州世傑還淺灣

元復陷黃州壽昌軍張德興傅高

壽庚復陰賂宋軍得閒道求救於索多至是索多來援世傑解圍去

復黃州壽昌軍　昂吉爾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殺張德興執其三子傅高變姓名遁昂吉爾追獲殺之

索多破興化軍　索多至興化宋守將陳瓚閉城拒守索多臨城諭之不從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

十一月達春會兵下廣州　初達春令索多取道泉州泛海會於廣之富場索多旣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宋守臣馬發竭

死之

冬十月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時播越海濆庶事疎畧每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左右無不悲慟

元索多破興化軍屠城中民陳瓚死之

十一月張鎮孫以廣州降元

元將劉深襲淺灣

力拒守索多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宋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達春遂夷廣州城

劉深襲宋主於淺灣十二月復襲宋主於井澳

伐緬

帝奔井澳 深攻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遂至井澳

十二月帝有疾帝至井澳颶風壞舟帝溺幾不救遂得驚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陳宜中逃之占城帝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宜中請先往諭

戊寅

意度事不可為遂不返

景炎三年

是年四月以後為帝昺祥興元年　帝諱昺度宗第三子陸秀夫立於硇州在位二年年九歲

春正月元軍入重慶張珏死之西川州縣皆陷元布哈督汪良

至元十五年

春正月降封宋福王與芮為平原郡公

西川行樞密院布哈等克重慶西川平

定武官承襲之制　凡有功陞秩者原職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病死者降一等把總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為令

二月達春克潮州屠其民令索多還攻潮州宋馬發城守益備索多塞塹填濠造雲梯礮

安南

遣使入貢於元

高麗

是年元改鑄駙馬印賜國王王昛

羅氏鬼國

國王阿榨附於元元

臣等兵攻重慶城珏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珏軍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不支乃順流走浩布哈遣舟師邀之遂被執至安西自經死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經死浩州守將王明城陷不屈被殺給

車日夜急攻凡二十餘日而破遂屠其民

以許衡領太史院事　國初承用金大明歷歲久寖疏上欲釐正之乃命王恂及楊恭懿郭守敬測驗改正而以張文謙張易董之恂言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

三月以索多等行省事於福州

宋倪宙至京師上名達春等北還議宋二王事宜乃留索多蒲壽庚行省事鎮撫瀕海諸郡

夏五月宋張世傑侵雷州城中絕糧士以草為食史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去

命阿棱為本國安撫使佩虎符

慶南平夔施恩
播諸州相繼皆
降於元
二月元索多陷潮
州馬發死之
三月文天祥收兵
復出麗江浦
天祥以弟壁及
母在惠州乃趨
之行收兵出海
豐縣遂次於麗
江浦
都統凌震復廣州
帝遷硐州
曾淵子至自雷州
以為參知政事

六月以張弘範為都元帥李恒副
之將兵入閩廣　弘範言宋張
世傑復立衛王閩廣響應宜進
取之帝以弘範為蒙古漢軍都
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
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
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
詔達春畱後供軍費
秋七月命阿爾哈雅討宋張烈良
等殺之　瓊南寧萬安吉陽諸
州縣及八番羅甸諸蠻皆內附
汰江南冗官　阿哈瑪特奏立江西
榷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
宣課提舉司宣課司官吏多至
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
冗杭州地大民衆阿哈瑪特溺於

廣西宣諭使
淵子起兵據雷
州元軍來攻奔
硇州遂有是命
夏四月帝崩衛王
即位　帝崩年
十一羣臣多欲
散去陸秀夫曰
度宗皇帝一子
尚在將焉置之
古人有以一旅
一成中興者今
百官有司皆具
士卒數萬天若
未欲絶宋此豈
不可為國邪乃

私愛以任其不肖子瑪蘇庫且
阿嚕瑪特身為平章而子若姪悉
處要津有虧公道上命罷黜之
然終不以為阿哈瑪特罪既而淮
西宣慰使昂吉爾入朝亦以官
冗為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
建罷榷茶營田司歸本道宣慰
司罷漕運司歸行省
冬閏十一月張弘範襲執宋文天
祥於五坡嶺
十二月嘉木揚喇勒智發宋紹興
諸陵嘉木揚喇勒智利宋殯宮金
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
墓凡一百一所又欲裒諸陵骨
雜牛馬枯骼為鎮南浮屠會稽
人唐珏獨痛憤乃貨家具得白

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拏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改元祥興升硇州為翔龍縣上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裨助之外籌軍旅内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

金為酒食膾名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衆如玨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

章句以勸講
五月張世傑攻雷州不克
六月帝遷新會之厓山　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距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為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奏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及軍屋千

餘閒升廣州為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於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

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厓山與元阿爾哈雅戰敗死之海南州縣皆陷　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

十二等咸應之未幾隆十二與阿爾哈雅戰被獲見殺烈良等奔思州爲元軍所襲戰死阿爾哈雅遣人招瓊州安撫使趙與珞降與珞不聽率兵拒於白沙口旣而州人執與珞以降遂遇害由是瓊南諸州縣皆附於元

八月有星隕於廣南　初隕色紅

大如箕中爆烈爲五墜地聲如鳴鼓一時頃止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　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没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

九月葬端宗皇帝於永福陵

冬閏十一月淩震
棄廣州遁

文天祥為元將張弘範所執　天祥屯潮陽鄒渢劉子俊皆集師來會遂討劇盜陳懿劉興於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元先鋒將張弘正追及天祥方飯五

己卯

帝㬎祥興二年

坡嶺被執忝脞子不死濕自刎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元遂京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拜天祥不屈弘範釋縛待以客禮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天祥於舟中天祥求族屬被俘者悉遣還

至元十六年

咸陽王賽占城

春正月元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　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

春正月宋王立以合州降東川平　東川行院恥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宋合州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怨懼誅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於李德輝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州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為國有

二月張弘範追敗宋兵於厓山宋主昺赴海死　弘範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李恒乘早潮退攻宋軍之北宋將張世傑殊死戰至午潮上軍

音迪延齊　馬八兒

沙木斯鼎　安南

賽音迪延齊以上三國華言美好俱入貢於也以至元元十一年拜雲南行省平章至是卒後追封咸陽王謚忠惠子尼雅斯拉鼎至至元二十九年再見

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為死計弘範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世傑戰艦皆塗泥縛

中樂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軍大潰宋主偕其官屬俱赴海死

夏四月西僧帕克斯巴死　賜號西天佛子大元帝師

秋九月詔太子參決朝政

冬十月張弘範以宋文天祥歸於大都　厓山之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大都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比至館人供張甚

呼遯至武宗至大二年再見

沙木斯鼎治雲南六年先是雲南俗男女往往自相配偶親死則火之無棺稻桑麻子弟不知讀書沙木斯鼎教之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

長木以拒火舟不爇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

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博羅曰自古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為忠從徽欽而北者

奠祭教民播種為陂池以備水旱創建孔子廟贍經史授學田由是文風稍興羅槃甸反諸將請攻之沙理諭之羅槃王出降西南諸夷翕然款附夷酋每來

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

非忠從高宗為忠博囉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囉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為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囉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為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

見例有所獻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為酒食勞酋長製衣履易其卉服草履酋皆感悅

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既而元李恒帥師自廣州至弘範命守厓山北

合州守將王立以城降元東川州縣皆陷

二月張世傑與元張弘範戰於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死之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 都統張達夜襲元軍

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囉欲殺之而帝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

十二月增置宿衛 宿衛皆領於四集賽以太祖功臣博囉罕博爾濟穆呼哩齊拉袞四族世領集賽之長集賽者猶言分番宿衛也年勞既久即擢為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雖極一日歸至內庭則執事如故其後集賽增至四千八百衛而累朝部爾多集賽尤多國之大費每糜於此

敗還元李恒攻官軍之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弘範復以舟攻官軍之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

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奪港而去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餘舟尚八百盡為

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用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妃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占城土豪强之還廣東乃

回舟艤南思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柁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劉義出

海洋為其下所殺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彊以革其弊用乖其方馴致棼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

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宋亡

右宋自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欽宗靖康元年丙午傳九主凡一

百六十七年又自南宋高宗建炎元年丁未至帝昺祥興二年己卯傳九主凡一百五十三年合計三百二十年